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馬山房遺稿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朱清渠

集部六

天馬山房遺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天馬山房遺稿八卷明朱淛撰淛字必東號損庵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會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朝賀而慈壽太后誕節轉不令命婦朝賀淛上疏爭之廷杖斥歸終于家事迹具明史本傳

其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稱其詩無俗韻誦之想見其人蓋澤畔行吟沉淪没世而未嘗有一窮鬱怨尤之語是謂難也至家居三十餘年於民生國計切切不忘集中所載南洋水利之議山寇海寇之防皆指陳利病斟酌時宜委曲以告當事不以罷黜而膜視抑又難矣其爭誕節朝賀疏史僅删存大畧集中尚載其完本用以

壓卷蓋自議禮諸臣獲罪後舉朝皆附新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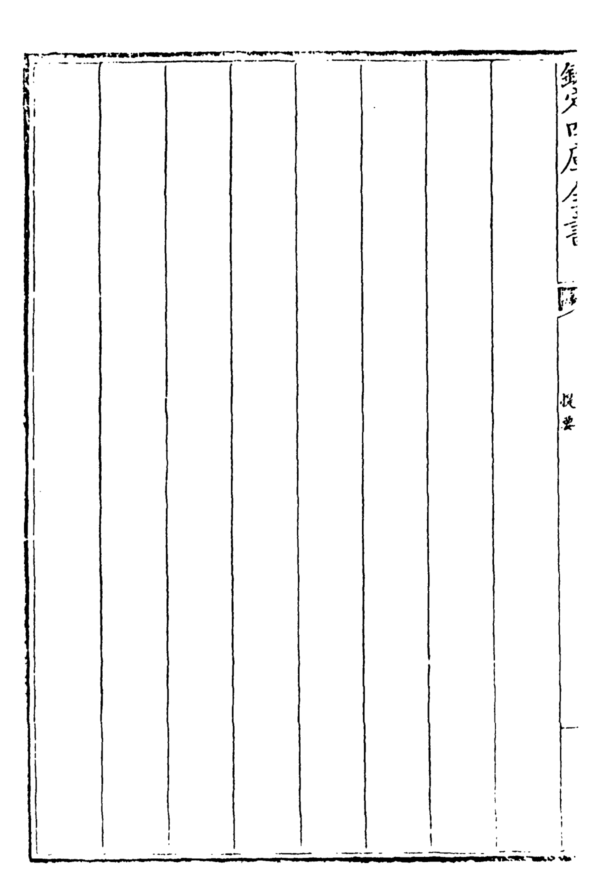
渤與馬明衡獨惓惓故君尤其一生大節故

編録遺文者别為一卷弁于集首云乾隆四

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天馬山房遺稿卷一

明 朱淛 撰

䟽

大禮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朱淛謹題為舉大禮以安人心事於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欽此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

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冲但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覲聽惡得無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頗殊傳報之間關係不小臣切念武宗上賓蒼生無主當時為孝廟後者唯慈壽所欲立耳手提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此相較形迹

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萬姓
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為朝賀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尤宜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
文不然萋菲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積國家之釁
日生興衰隆替實係於斯臣不勝感激之至緣係大禮
以安人心事謹具本親齎伏候勅旨

天馬山房遺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馬山房遺稿卷二

明　朱淛　撰

序

贈少參波石徐公入覲序

明年春王正月天子大開明堂肆覲羣后四方萬國咸奔走焉藩伯少參波石徐公先期戒行肅將厥事三司諸公徵言為别同寅方山黄公來命淛為之淛自念鄙

人與時事疏隅甚久丈思荒落辭避弗敢當禮顧波石之行伊邇遠使不可以虛辱延再拜受簡作而言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我聖祖經畫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而府而州若縣而庶官百執事悉承屬焉是故位以大僚祿以高秩比以官聯監以憲司臨以臺使體統相維儆於有位以左右斯民登於至理甚良法也閩藩所轄為府八州一縣五十有三庶官百執事又不知其幾生齒蕃息其安危治忽咸責於守土

之臣厥職大矣今上皇帝御極以來憂勤治理尤軫念於遠民藩翰大臣祇若德意懋相飭戒以敬帥其屬納諸軌物撫綏元元維茲閩陬尺土盡闢而盜賊消息山坳海澨之民去神京萬里咸得相安相養老子長孫以與被堯舜之澤此固徹侯旬宣恪共厥職之效也侯茲行也其可以有述矣乎政有所未宜有司百執事之官有未當其位法得自達於天子損益用舍以終惠我民此固今日述職之事也昔周時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

之為之賦湛露其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波石早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學不立門户專事躬行而明白正大忠信溫良海内之人皆知其為君子其所以上結主知而承瀼露之澤者固自有地矣東曦海色周道鸞聲諸公追餞芋原其歌是詩以為侯別

贈胡君蔚中考績序

余觀政時與鄭君諧甫同僦西城蕭氏之舘以居而胡君蔚中焦君伯升在焉四人中胡君於齒為長予三人

以兄事之麗澤師資情好尤密胡君性簡靜少過從嘗掃一室焚香鼓琴陶然自樂予三人者則從旁列坐而諦聽之希聲寂寥不謂無知己者未幾胡君出宰懷安焦鄭二君除主部政余承乏憲臺過受其量自速罪辜幸蒙寬恩退耕田里而胡君適以懷安餘力易宰莆中界上負犂有民禮焉不獲數至城府君時左顧山中談道舊故巴山夜雨忽忽如在夢中時莆久旱田草自焚相與登天馬之巔踟躕四顧愀然嘆曰民饑如此為民

父母將何以濟亦盡吾心焉耳矣乃夙夜焦勞撫摩賑恤不遺餘力歲雖大歉而盜賊不興田里安堵今年大熟百姓飽食如故山民瓶粟之儲一皆地主之賜也令不煩而要於行刑不嚴而期於中事不操切畫一而務宜於民古有宰單父閉閤鼓琴而邑大治兄之為是也與宿好可謂協矣夫清朝選士明試以功為小縣有餘則大用之為大縣有餘則寵遷之兄茲考績天曹因能授任必膺殊擢莆人不得私其惠矣然宦途升沈何足

較計士大夫出身遇主所以自許者所以相期者云何諸君敭歷顯融各以功業自見垂名竹帛而余獨以蠢愚謬戾有負明時今身在囚逐屏棄之外雖有區區葵藿之心無由自獻夫復何言然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朝市山林各適其事讀書養性守道愛身耕鑿以事其親忘帝力於何有者雖愚亦竊有志焉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訪舊遊見伯升諧甫諸君為我謝曰幸毋以畸民為念

送節推汪侯入覲序

明年春王正月元日爲多方羣辟朝正之期吾郡節推可亭汪侯實總郡事率屬以往先期仙遊大尹蕭君晋明以書來曰汪公朝正濵行矣弘魯爲屬吏欲奉數言爲别而載筆之任未有所屬敬兹以請願無他辭且曰邑郡隷也邑之事若民郡有也令之職戚於民非得在上者紀綱佐理之則舉動齟齬勢不得自便以自庇於民而民受其獘敝邑居山中去郭郛頗遠幽枉寃負之

情不能自達於太府者葢尤鮮矣公司理吾郡主於愛人當官而行一毫無所茍雖以魯之不敏不嫺於理常蒙左右寬假其所不及而聽其成功無蹈於大戾民有以事白於庭者曲直輕重皆得其情欵釋然以歸故玆敝邑大山長谷而草衣木食澗飲之民與令相安者繄公賜也民焉敢忘令民者又焉敢忘幸為我言之以無忘玆大惠溯扶犂海濵足跡罕至城府竊聽畦丁樵夫之談說云云知晉明之言不妄也夫述職者述所職

也汪侯之職其可以有述也夫侯世家桐城距江南北玆行也將奉太夫人以歸而即道焉明春竣事必將過家展親以盡膝下之歡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人臣許國有未能直遂其私者侯其移孝為忠拜慶之後務亟其來以終玆大惠此則二邑之人之情蕭君請文之意也

贈仙邑大尹近山劉侯秩滿考績序

昔宓子賤氏為單父宰鳴琴而化古今言治邑者必稽

焉說苑記其所事所友凡十有九人當時之所遊從豈皆宿代之英遠國之士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士君子進而仕國退而處於其鄉行道受身各適其職固有相觀而善之道焉而或者之論則以邑多士夫為多口而難治於是嚴為邊幅峻為隄防惴惴然惟恐其說已亦異矣哉為士夫者固可以是而自愧為政之道其固應爾邪近山劉侯為仙遊令邑近莆莆濵海地狹民庢半於彼乎在侯固我公也侯涖官祇事一以無心行之

不矯激以干名不詭隨以撓治而莆士夫亦重自顧惜不忍干侯以私也郡治在莆侯往來在莆中上交諸老下與諸君遊春容周旋此意甚厚豈異於古之人哉洊竊聞仙遊之政甚宜其至盜賊屏息訟獄遽止而當道撫巡諸公亟加褒獎秩滿矣行膺殊擢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仕進利鈍亦固有時未必以士夫之故而有所損也洊畸人一犁海澨而侯不我遐遺往年以公事行海上左顧衡茅而弗遇焉是侯於我有情惜其未

及一見而遂別以去也瀕行諸士夫謀贈以言友泉宋君屬予載筆遂為是以贈侯侯名某字某南海人

南還録序

南還録者山齋先生之所作也自拜命至抵里門首尾凡得詩六十有奇首其道途所經耳目所逮觸事紀興為詩不同葢皆有戀戀乎不忘吾君不忘吾國之意君子憂則違之之情也先生早歲登朝宣力中外昔江西之變將作未作莫可誰何先生以孤直逆折其姦羅織

百方幾於瘐死擯落家食者幾十年聖天子入登大寶收召老成悉還耆舊物擢為大理卿遷少司馬駸駸嚮用天下想聞風采而先生連章請老浩然賦歸矣夫優其賢勞老其資望收拾眷注於平時儲養而柄用之者此固聖人理天下之微權也遽遂先生之私哉先生之詩樸素醞藉如其為人無藻繪纖巧娉婷嬉媚之態而誠意一出自成一家正宜作為雅頌形之賡歌以鳴我國家太平之盛昭示無窮其能自放于木蘭煙水之外與

田翁鄰父相和答而已耶㴨狂詩自負明時無所復用世道之責深有所屬望焉因讀是詩聊一發之

太守許公去思卷序

吾郡濵大海中州之商旅不通地斥鹵民貧靡所於事業讀書自昔多仕人村氓海叟亦往往省識文字能言吏長之賢否故談者率以為難治遠地士大夫一領符檄鮮不為浮議所怵疑畏其難比從事棘棘然與斯人相持惟恐不勝或萬一蹉跌則諉之曰莆誠難治嗚呼

天下事固有甚難者請奉天子明命守百里土設施方略得以自盡則其民非盡如蠻如髦未至於不可化況如莆素稱善地哉㦯其所謂難者固自有在而談者未之知也嘉靖乙未歲丹塗兩山許公伯和自郎曹出為吾郡太守逾年夏四月有尊翁坦齋老先生之喪訃聞士民無遠邇咸具楮幣握醉以吊各有述焉蓋前此未有也去之日老稚奔送數十里咸為泣下有為之衣易其故而藏之者既別悵悵若赤子之失慈母也夫莆民

無禄公之涖于兹者葢未甚久也視其交與士夫往來酬酢盡其禮而已未嘗廢法而有所徇也觀其臨民賞罰弛置一於公而已未嘗縱法而有所比也而人德之之深且亟者今之莆奚異於昔之所云其所以致此者固自有道也公重厚長者心事磊落明白無纎毫翳蔽其省身修己既有以服士夫之心而其從容盡下節用愛人又有以慰斯民之望人心有神無感弗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其足信矣是則非吾郡之難如兩山者善治吾郡誠難也公行既數月矣莆人思之不置咸見之歌詩四明郡丞林君繼賢宗啓裒為一帙渊受而遍讀之為書數言以弁其首夫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公之愛民與民之所以思公者於法皆當得書也

贈莆邑少尹靜軒陳君序

昔者昌黎韓子嘗謂丞之職貳於令例以嫌嘿不得一有為然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惟丞

之為顧獨不得以行其志耶夫丞承天子明命出佐百
里之長於邑之政雖不得有所專焉得與令相可否于
几案牘非丞占署則不可以行而井稅之徵固丞職守
至於大府符揭之委有所施行則又無所擇於事是皆
足以展布四體輸其才猷以致其節用愛人之意焉昔
人云然者豈古今之制異宜將文人之辭高下抑揚以
極其意之所到未可據為定論耶惟吾靜軒陳侯以賢
勞筮仕為丞于茲蓋優選也始至見其儀觀顒然鬚鬢

鬒黑中州語琅然有章明敏雍容意其為適治之具涖事數月賢聲藹然清慎謙和甚為大尹素隅林公敬禮師資協相以能厥官庚子秋大尹公入覲俟攝治縣事乃閲歳時敬循成規不渝所守賦役訟獄平易近民憫恤撫摩常在於法令之外漸一孶海上隅遠城都夜月柴門無追呼噭囂之擾者是皆君侯之賜也侯嘗再奉藩司之令典司海戍軍餉出入舉軍稱便侯之言曰軍人亦吾人也將伸此抑彼有所偏黨於其間則非為政

之體抑其人占籍戎伍不得復有所為而待哺於數斗之米所儲濫惡又從而侵漁之則其所受其復幾何故其收之也必擇其精曰庶民惟正之供吾不得有所私也其給之也必均其惠曰朝廷養軍之需吾不得有所利也故彼此兼濟人甚德之既畢事介胄之士踵門請言而千兵武君大器又重為之請淛知俟者法當得書追惟丞吾邑者前後凡幾人耳目所逮有江俟名字者甚有惠政民至今思之後擢令尹以去丞何負於人哉

俟其勉之詩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時嘉靖二十二年歲在辛丑夏四月望日

海上贈言

閩海邦也元氏之末倭人航海鈔掠國家設立水寨分布衛所以衛兆民其在莆者寨曰南日衛曰平海所曰莆禧南日在莆東北絶島鯨波渺瀰徙民内地而水寨移置吉了海寇出没莫可誰何議者欲移水寨復故地相持未決平海造士熊生堪將家子習邊事造予草堂

共談及此予意祖宗防倭設險置衛而守禦千户所參錯其間吳嶼等五水寨相望海上聲息相聞互為犄角其制甚密然吉了既遷南日蕪穢今欲復仍舊址必須募徙居民建立城栅刱置營壘事體匪輕天下太平武備廢弛舟船不具軍士在土平海城郭平步可越今欲議此計應未易迺以孤軍委遠海點視弗及去留靡常則其可患當有甚於今日者葢自遼東一據而倭寇絶跡久矣附郡姦民倚海作過誠使海濵諸鎮舟艦整具

軍士在營戍將得人奮勵威武日以舟師廵邏海上一聞寇盜首尾邀擊自足以彈壓弭服南日之移姑侯他日隨機應變計應未晚熊生深以為然廼父西墅君名昱字一仰世為平海千户奉檄三戍莆禧廉潔自守嚴重有威庶幾可以乘一障者今年夏海上有警例易鎮戍得歸禧人自同列下至販鬻緇夫皆惜其去曰是不擾我軍者廼介梁千兵累求言於予予因述與熊生談者以為侯贈南日私議與侯商之

一門雙節詩序

臣子事君適遇國家非常禍故而或可以無死匪躬竭力周旋于其間撫存遺孤而存國脉此其事未若伏碪鑕之酷烈也然一念忠誠終始不變以濟天下之事視之見危一死報國者為尤難也嗚呼此大丈夫之偉未可望之婦人女子也葢其深閨弱質身不親師友目不覩史書非其天常之厚坤德之貞少緩其死時移事改鮮有不負其初心者蕭道長支山先生西蜀人也世以

禮法名家其同祖弟世建十歲失怙慈母陳氏鞠之為未亡人者幾四十年矣支山生九年而孤育於庶母李氏時方妙齡寡居二十八載一門兩節氷玉相輝李以侍御君貴敕贈孺人陳之行亦為郡使者褒奬表其堂曰貞節此又古今所鮮者夫貞節之事於理為吉祥於家則為不幸支山先生兄弟遺孤渺然無二母氏則未必能自存立以光大其家如今日所見則蕭氏之家於不幸之中而有大幸焉者支山職司風紀正色立朝今

按治五嶺以南凜然風采聲達八閩莆人有傳其事而為之詠歌者測不文為之題簡端以張大其事亦以愧夫為臣之懷二心者也

得雨詩序

不雨者勤雨也雨者喜雨也夫邦本于民民倚于歲歲視于雨不雨故雨暘之候君子係心焉比夫子之意春秋之法也乃嘉靖六年丙戌大旱我民載饑越明年麥秋復久不雨陂塘竭澤農鴈鳴聲穡人袖手無所事事

二守少泉傅公攝總郡政憫恤民瘼戚然不寧夙夜奔告于神以為我民請命甘澍時應捷如有神遠近沾足歌誦于塗委曰君侯之惠而公不有也夫天道遠人事邇水旱之來皆有天數古人有露禱自焚而取應者吾不得而知也而公之勤雨喜雨志在于民厪厪焉以農事為欣戚者所可得而知也公三牧茲土忠實惻怛不以棘棘搏擊為能而惠利于吾民者深大北土之民所可得而知也素翁諸老皆有喜雨之作淛界上耕民也

職以百畆不易為憂敬竊古人之義大書數句以俟

雪壺歌序

物以少為瑞者于其地之不恒有也而或間一見焉其謂之瑞也固宜維兹壺公作鎮南紀端竦峻拔海内攸聞而四時之中獨慳雪景為洞天久事癸未秋三峰朱公來守兹土越明年元日雨雪八壺翠微皓如積素有異觀焉公乃名其退省之所為雪壺之堂志喜也今春正月春日又雪公復為雪壺之歌以紀之於是寅僚可

亭汪侯和之莆士夫聞而悉和之夫雪北土恒有也在莆則非恒有也自公作牧雨雪時降豈中州之氣自北而南而莆適當其盛亦賢太守宣布上德所以子惠我民之意惻怛潛孚和氣休暢將蝗蝝不生田野大熟而莆民亦蒙其休邪澍負罷歸來耕且食于兹山之下盻盻焉惟歲之是望喜雨雪之不愆而瓶粟之儲可繼也乃承公命叙而藏之田間春秋里社歲時蜡臘將與邦人子弟按節而歌以鼓舞聖明休養之澤而侈我公之

賜於無窮也

夢劒緒言後序

思不苦詩不工夫詩固于思乎出也隨其思之所極盎然出之何莫非詩而至於苦思焉爲之則驅率性情追逐時好已失詩之本旨而天然自得之趣又豈鍛鍊脂蠟以求工者所可得而同耶夢劒緒言一集乃吾邦伯三峰朱公所作首尾兩年間凡得詩百六十有奇首掉鞅騷壇追躡古作公亦何嘗刻意爲此哉閒嘗辱顧山

中相與登丈峰凌絕頂以覽于涼煙漲海之外徘徊久之乃返次于觀瀾湜沚之濱當時紀興三詩載之集中者嘗試評之雲宿奇崛孤眺高虛而觀瀾閒適體裁不同各極其趣是皆特於登臨倚徙杯酒談笑間偶然得之緊之他作固可知矣葢公之為此邦致勤于民而不廢笑咏之樂不屑屑於為詩而其詩可傳殆昔人所謂性能而好之而神固不勞也公詩既梓傳于時湘因受而徧讀因綴數言於琬琰之左方以為公之詩不難於

工而難於天趣之自得也

東園鄭先生文集跋語

右東園鄭先生遺稿凡若干卷古風近體排律絶句其為詩也凡幾百幾十有幾首箋疏碑銘序記述作其為文也凡幾百幾十有幾篇澍既受以卒業大抵先生之詩主於寄興不以用事琢句為工平易從容而有餘味乃所以為工也先生之文主於達意不以綺繪組織為能汪洋宏肆而無贅詞則又未可易能也夫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先生德業光明正大天下後世皆知其偉人獨其詩書著作之美散落人間藏之巾笥而或世未能盡知也季子上舍某欲梓以傳敬為校其謄寫之誤末繫數言以致生平景仰之意云爾

秋崖方先生文集序

文章隨世高下不其然乎夫言因氣機之動而為之者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天地氣運方隆而生于其時者其稟受深厚器度大雅而見於言語文字亦

多肖其為人文稱西漢詩宗盛唐後來作者不乏其大
致爾殊也我朝氣運隆盛成化弘治之間文章鉅卿彬
彬輩出其在吾莆則從吾彭公翠渠周公見素林公咸
以制作之才擅名海内秋崖公生與同時往來上下其
議論而年又最永涵泳優游益老其學以大其所就卓
然自成一家其得于天者固厚也今觀集中所載凡詩
若文諸作皆典實和平紆餘豐潤不事艱棘盡寫其所
欲言如大人王公端冕佩玉退食從容無跼蹐窘束意

態渢渢乎其治世之音矣乎後之人得是而讀之猶可想見前輩老成氣象也翁少登朝由行人拜御史以直言補外敭歷州郡完節歸來樂育後進渆獲拜門牆重辱接引罷黜歸山而此翁已不可作矣是集也乃其季子將仕郎世舉所藏令其姪孫春元興邦校正刻之家塾其餘詩若文仲子太學生世忠將裒而併刻之以傳於人間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改齋學録後序

改齋先生没渊年友胡君蔚中好是懿德訪于其家得其論學一録刻而傳之以惠來學渊得受而讀之其所論著自出義理不勦前人之說而於天道性命之妙多所發明其論學者進為之方出處之節又皆明白簡當誦其言者惕然有所興起其于學也不專於言得諸心而書之言也其善言也固如是哉一篇之中提示綱要於虛之一字蓋屢致意焉大抵得而言之天道之虛無心而已人心之虛無欲而已人無私欲之累則心體湛

然應事接物各得其理而學者之事畢矣改齋平生之為學終日惺惺主於持敬胷次脫落得失死生之變惟其所遇一無所動于中可謂能踐其言不負所學矣㴱早知敬慕先生曩遊都下時亦嘗拜於其館閭辱一再往來得聞緒論狂誖速歸而先生亦非久下世矣嗚呼傷哉歲月因循賢哲凋喪今欲日相親炙以進所學邈乎不可及矣異世君子尚友斯人而論其世斯錄之刻而傳之也其又可少也乎哉

題翠峯詩後

右翠峯方君遺稿翠峯名從鯤字世元秋崖之子少有俊才甫冠膺鄉薦再躓春官素翁先生移書崖翁以為失士且曰正須進之使成上器翰林材也集中若干篇皆其下第寓京邸時所作翠峯雅有詩懷髫稚屬對警語往往傳誦授經家庭間崖翁欲其專意事事㭜其詩性也及卒友人東其稿歸來崖翁讀之謂諸子曰使吾為之亦未必善是又曰此詩蕭散出塵有江湖間氣嗚

咽不自勝昔李文貞哭其愛子兆先悔其不使肆力於詩以極其才之所至崖翁有遺憾矣翠峰他作尚多凡世忠弟世舉先為梓是嗚呼昔人有以一聯而名後世世元得是亦可以不朽矣

國清林氏重修家乘序

田寧少府林克容氏修葺家譜既成緘以見示曰子其為我序之渊因受而遍閱凡林氏之宗世德之淵源子姓之派別衣冠文物之盛宅里墳墓之詳自顏公以晉

建興二年甲戌入閩至于今凡千二百二十餘年之事

舉集目前一覽可盡一家之史可謂大備而成矣夫保

姓受氏誰非神明之裔文獻無徵渙漫不續者何限也

國清之譜始作於德祐進士漳州司戶嗣南公復修於

國初時濱州州判厚公皆自系於澧州司馬之世至弘

治間始得長城譜覩宋崇寧間金紫光禄大夫英公所

撰譜序得知其與長城黎嶺之派同出省元沙公與澧

州實同十一代祖泝源沿流遠有端緒兹譜因之考正

世系寔前人之所未及又為修譜變例五代一圖遂覈其事跡繫于名字行位之後以便翻閱而勸後人也是又先賢譜例之所未及少府自田寧老歸畢力于此而其子國子生繼復嘗示予以移國正獻陳公所與先世往來書札數紙筆跡尚新此固林氏之毛伯伯冋敦銘也湖寒宗七世祖姑及曾祖姑皆適林氏曁湖復受室于賔壺翁汝實其他羣從婚姻往來者不下三十餘人古所謂朱陳之族殆不過是幸得綴名于後承少府公

命敬題數語歸之

曉山詩序

江南山水窟宅何處無山而昏旭晴雨之態則又山間四時所必有也江佚別號取諸曉山蓋即其所居之景以寓夫靜對悠然自得之趣焉爾當夫赫曦未高露氣猶泫林霏野翠杳靄冥濛冉冉鬅松如出膏沐至於樹石卉草莫不蒼潤葩芭各有春意此則山中之景尤奇而主人獨得其趣者也其佐令于朝鎮靜不擾慈祥豈

弟之政與萬民相安庶幾古之循吏無負于時則亦無負于山夫君子之處世時行時止止以存身行以澤物要求此心無愧而已俟家食時坐臥起居鎮於茲山相對一行作吏且六年矣山中猿鶴不無逋客之誚茲以憂歸故予道其出處之得抒素濡毫假鍾山勒移故事為曉山解嘲曉山名守字居仁建昌豐城人

東窩詩序

窩翁先生生平耽詩晚來彌篤雖以淛之鴛鈍荒疎歲

時間一再相見輒出袖中屬稾以相裁訂往復不休計其端居未嘗一日而忘吟事也近乃緘其定本一帙凡得詩若干篇題曰東窗示後錄寄余山中曰子其為我評之于時未能遍閱乃復書曰以玆示後窗翁所以貽厥者為不薄矣留之兩月朝夕展玩重承來命妄以己意圈點一二而為之序序曰昔人謂學詩如學禪必有所悟入處觀翁自叙其初得於杜律故其所作多祖近體而用意使事組織少陵特其出入變化使人不覺至

其得意處亦時造於渾淡成一家言其可以觀矣夫翁之為人寛而約儉而有禮棋不數著而品甚高酒不多飲而興甚豪承先人之業應酧經理未嘗廢事而性好絲竹未老乞身自放於蒲菰花竹之外以觀魚聽鳥為樂而其詩亦往往道其實事精神意態酷肖其為人余尤愛其蘆花兼月白燈影落波紅林下乾坤花下酒庭前歲月枕前書數聯謂置晚唐諸人集中亦未易别其真赝也其曰示後云者葢比翁之謙辭云爾然詩文傳

世譬如珠璣琴瑟藏之人間易至於散失不可收拾昔戴石屛先生裒集先世遺詩得其斷章數句標志而傳之然則斯集也林氏之子孫愼守而寶藏之以無負忘簡之責也哉

題蕭蒼石大尹文集後

立言垂世者謂之不朽然古來能言之士至于今有聞者僅僅可數磨滅澌盡泯泯無傳者何限哉言之傳世與不存乎人不于其言焉耳矣蒼石崇古正學施于有

政仙遊之民愛之如父母不知漢之所謂循吏者何如耶愛其德思其人愈久而愈不忘將求其彷彿形似焉而不可得況於其所立之言乎是之謂不朽公之言渾朴豈弟肖其為人而封事數篇卓有實用其辯九鯉何仙說夢之誕真足以破千古之惑

考祥録序

仙邑張君士宗讀禮山中乃裒其先翁南坡先生慶祝哀輓誌銘墓表詩文凡若干篇又以先夫人陳氏墓銘

一通附焉共為一卷梓而傳之余友馬子莘氏為引其端復以寄余俾識數語余謂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而文固不必具也盡諸己足矣而人固不必知也斯錄之刻其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固不已者人子之孝誠無窮有可致力於其親者則亦不敢不盡也古之君子之送其親也既銘諸幽又表諸道而其載筆之任又必求夫當世之望人先達其言足以信今而傳後者托之以不朽固未嘗以其言後世名為嫌也葢無其善而誣其

親者不誠也有其善而沒其親者不仁也因其善而揚其親者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南坡隱德清望固不待錄而後傳然得是集而觀之則其世德之祥妃耦之善與凡生平行己所謂光前而裕後之實一一可睹將南坡之賢益彰而士宗兄弟之孝扳慕悲號盡然不可追及者亦庶乎其可以少慰矣雖然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葢人子之心無一念非親也人子之身無一事非孝也士宗所以事其親者既竭其力矣則其出

身事主與凡所以立其身者率此意而行之所以騰揚光大其親而垂令名於無窮者固將有在也

慕萱詩序

建陽友人陳淵之喪其母也追慕悲號煢煢靡極乃叩諸學士大夫凡能言者作為輓辭詩歌以道其幽憂迫切無聊之情積成卷帙名之慕萱致書千里徵予一言索居海上未及一弔其廬閱諸公慕萱之作未知所以言者顧斷叔索之愈勤而不厭也又將奚辭嘗記濤遊

潭城時斷叔辱同筆硯朝夕相往來一至其家庭宇修潔房戶闃無人聲家政斬斬有度而斷叔從予游也亦得肆意於學無内顧之累問之曰是吾母氏之教也問之友人曰然則慕萱之作其殆聞陳母之賢而悼其溘逝為是以哀之而因以相斷叔之哀也固非為漫應不情之詞而已也夫歌詩之作諧比音節抑揚其詞聞者足以感愴而興起讀蓼莪之章三復而流涕者不但一王偉元也以斷叔孝思之誠又得能言之士為之抑揚

反覆以盡其辭而極其情之所至使斷叔讀之亦必感嘆唏嘘悽然悲惻然痛潸然出涕不忍終篇掩卷而遂止也

馬梅谷廬墓詩卷小序

廬墓之事不見於禮經然古人有行之者矣禮緣人情而其事固可以義起也夫人子幼在父母之側襟裾左右未嘗斯須離也一旦遽罹凶變奉其遺魄即安于九原溫凊定省晨夕滫髓之歡無所於致不忍一日之宴

於是乎廬于墓側蒲服草土以伸其悲號攀慕痛悼迫切之情是誠出於孝思之不容已非為名高而為之也飾偽以釣名君子奚取焉寶慶馬君維新之尹羅源也疋馬就道不以家累自隨日進溢米一毫不以取諸民約已而厚下謹身而率物其不為齷齪而取虛名也審矣其家食時乃翁廣文先生之感結廬墓左蔬食者三年友人鵾翼為傳其事海內學士大夫多為之詩積成卷帙余鄙人未獲與維新良覿譬之草木偶同臭味

歸耕海澨嘗辱通書焉因得一覽此卷時余重膺天禍
煢煢在疚情事未伸一讀凄然不覺淚落固知維新此
情之悲也夫喪止三年亡則弗之忘也其維新之令于
茲回首蒼山父家安在白雲幽谷何日去心然移孝為
忠以騰揚光大其親者固自有托而余以狂謬自棄明
時罔極之痛終天而已讀蓼莪之詩而三復流涕者不
獨一王偉元也

題勸孝手卷序

割股之事非人子事親之常不可以為訓然其一念至誠惻怛無近於名而為之者亦君子之所取未忍遽以為非也國子生林生自治先田寧府同知栗齋先生之孫令六安州幕僚愚莊繼復之子幼有至性逮事厥祖及祖母陳氏安人朝夕襟裾津津孝愛甫冠安人遘疾危殆勢弗可生自治徬徨無以為計廼割股肉和粥以進疾良已栗翁為作七言古詩一章以嘉其意閱數載翁病革諸醫却立沒事皆已整備自治晨夕悲號信人

肉之可以愈疾也復爾為之爨婢以告翁曰事無可為何自苦如此口占前韻一詩令其姪寧波府同知栢莊繼賢君書之粟齋上僊安人只令無恙也繼復宦遊遠方自治歸侍滫髓左右就養婉順老人之心無少違忤見一美食必問太母嘗乎未嘗不敢嘗也即其平日孝愛知其向者之事出于其心之誠然也夫人臣事君淑女之事君子履常處順喜起和平固人心之所樂不幸而處變故亦有碎首割心抉眼斷臂為決烈詭異之事

君子亦存之不削者哀其迫切之誠亦為哀世薄俗遺其親後其君者之戒也栢莊兹取栗翁親書并小序一詩及其代為之書者裱為冊葉寄示山中潮為之大書勸孝二大字引以數言夫天下之事感激慷慨而為之一時者非有甚難推廣是心恒久而不變者誠難也自治尚其永脩厥德遠大是圖或宏乃祖之彝訓使後之陽秋人物者釋然於其初也

雙節行紀

嗚呼節義美名也亦難事也士君子讀書從師友遊多
窺前靈遺烈易有所感發興起法象而為之婦道柔伏
又主內事耳目無所見聞幽貞之節則出於性能而自
好故其事為尤難而慷慨殺身或出於一時意氣之所
激至於閲星紀歷事變景移於外情遷於中挺然獨立
愈久而不挫者此則士君子猶或以為難也栢舟之詩
衛世子共伯之妻所作聖人列之於經夫一婦人女子
幽憂憤惋指天誓日之辭乃得與古先哲王賢妃淑女

之嘉言懿行並行於世而不泯則其所立顧不甚偉與吾閩之山譙陽張氏簪紱世家其_闕氏無禄早世二婦皆陳氏士族也長者年二十有六少者又少一歲夙遭家恤相次為未亡人其姒無子以少陳氏之子為子紛華不御形影相依草閣淒凉寒釭明滅輒相對緝白苧補秋衣令諸子讀書其旁以須其成立靡忒之操人翕然稱之巡按御史雙江聶君豹為扁其堂曰雙貞有司又為上其行于朝表其宅里夫共姜之節得夫子删述而

遂傳二陳氏之節得王章褒錫而益顯而一門雙節玉映珠聯千載此心秋月寒水此又古今之所難得今其姒年八十有九而其娣年五十有闕豈非天假其年完其節以暴白其事於天下與來世與少陳氏之子文焕以妙年膺鄉薦剡授處州之龍泉教諭與吾丈陳君子脩為同寮以祿養也遠業未涯其所以闡發幽光者將必有待也余表黄某氏昆弟薄遊浙東結識張君歸言其事請余為之述以傳也夫堅貞之節固余之所樂聞

而於法亦當得書也遂書之以問諸作者之造

靈壺紀别詩序

白頭如新傾葢如舊昔之人固有所至而人士咸與之遊願納交而若不可及者焉此其人之文物議論必當偉然不凡有以起人愛敬之心於立談俄頃之際殆非偶然也江右廣昌西池黄君壽夫為子求師不遠千里竭來于莆愛壺山之勝留兹者幾一月訪鯉湖登九華涉溪聲過黄石之野以覩海上諸峯莆之士夫見西池

者咸器異而敬禮焉徃來下上歡若平生西池何以自
結於兹人哉昨乘筍輿從一僕訪予山中掃葉啓扉肅
容而入見其儀觀魁梧禮度閒雅與之言閎而博儉而
不踰如登君子之堂而其詩書圖史琴劒尊彝几席觴
豆之物位置後先井井不亂坐語移日恨相見之晚也
予飲西池聞東洲夏先生吾年友石岡李君君姻黨也
其箕裘閥閱宗規軌物漸涵灌漬以植君美者厥有自
來哉行歸矣諸公皆有贈言命予為引其端俾來予適

貿暄前簷披陶彭澤詩誦其答龎參軍之句愛其清真雅澹未能去手其詩曰相知何必舊傾葢定前言又曰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又曰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素體來會在何年欣然會心不覺失笑鄙人之心真類古人先道之矣遂引筆書之用以識别亦為别後相思之資云爾

紀翁君允吉孝德序

昔西山真先生帥温陵日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割股療

其親疾延至州治設宴用旗幟鼓樂迎導以歸夫割股之事不見於禮經不可以為訓而先生有取焉者人子至情懇誠惻怛雖咈于常亦可以為世之薄乎愛其親者勸也友人翁君宗佑字允吉大方伯緩齋先生長子也夫人楊氏無子允吉事之如其所生夫人嬰疾逾年侍寢餗唯謹頃疾劇醫縮頸謝去允吉憂灼籲天刲左臂肉三臠以進夫人遂蘇醒時九月望後二日也家人徐見血漬衣袖乃覺以告夫人夫人曰兒良苦然吾命

當盡吾有兒如此即死亦瞑目矣越三日逝去嗚呼翁君此舉尤昔人之所難使西山見之亦必嘉歎賞音不以其涉于異而弗取之也或曰為善無近名翁君此舉非與則應之曰善者固名之所歸也以善為近名而不為則將何所為乎但不可有近名之意耳允吉當其母疾殆時哀痛徬徨欲以身代焉而不可得以至於此計其操刃之時忙不自覺又豈有一毫為名之意哉是固君子之所樂與也夫君子不輕與人而愛之與之者其

責又有重焉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無適非孝也使或感激於一時而或不能不少怠於他日則人將得以議其後而并議夫以善與之者之謏也允吉善守義方孝友乎于家族脩身慎行進進未已固有以孚衆聽諸士夫咸欲得數言以紀其事式鄉人馬少溪黄時簡氏渊年友也屬筆於予予不敢辭亦惟將夫翁君之行之實而有以免夫人之議也夫

梅椿序

可亭汪君彧談梅椿之美且曰梅椿之號願有述焉余未結識梅椿敬謝不敏無所辱命可亭曰子固為之余乃不獲辭則謂之曰欲知其人先觀其所與處者余雖未識梅椿梅椿之所與遊者則固先得一人焉恬淡清真不懾不盈襟度灑然獨立風塵之表與人交能久而不厭所謂梅椿氏得無彖之然乎可亭笑而不答曰子姑言之則又謂之曰梅椿寓號於梅夫梅在百卉中以氣格獨勝横枝老幹槎枒瘦勁詭奇如怪物黝黑如糾

鐵而嫩枝茁蕚之迸出其中者又多頴發秀好含章正色為百卉前鋒梅椿氏得無象之然乎可亭大笑曰是則然請遂書之歸呈梅椿以代巡簷索笑也梅椿名鉞字德威吾郡節推桐城可亭君之邑人也

梅初卷子序

天下之理有開必先故一草一木之榮悴而人事之休咎往往徵焉吾友張君希殷庭有樹梅老且悴一日復勃然以起如夫初張君喜遂以梅初自號應徵也吾同

年陳子潛江為之叙夫張之德門書香種種梅之初也有徵矣然物之生也相禪於無窮潛江之叙稽其歳月為正德屠維攝提格屈指且十六年矣前之所謂初者閲星紀將意夭矯如遊龍盤錯如積鐵老色蒼顔無不可愛芽茁之迸出其中肖翹秀好又將揚其馨馥為百卉先鋒是又一初也余與梅初譬之草木實同臭味方將過梅初并坐于暗香疎影之下揮麈濡毫而評其漏洩之太甚以索梅一笑也

臞石序

友人周君曰清號白江又曰南洲志所居也乃今定號曰臞石請序於予予因訊其所以然者曰其所居舍東結亭數楹為藏脩息遊之所負牆數石蒼然古貌有似夫山澤之臞而其耿介特立不能與時俯仰誠鄙心之所樂也故取以自號焉又曰人苦不自知其自分甚陋何敢有一毫上人之心而賦性蹇拙處世無術不能周旋委曲以揣物宜言有不由於衷囁嚅焉不能出諸口

也事有不安於心黽勉焉不能措諸躬也人有非其親友有非其類隨分酬應不能驟而合比而同也以故人率以傲見目左右坑谷動相齟齬家居杜門率閲月不出戶限讀書之暇巡簷而行擁几而坐與茲石為偶暝然意會怡然理足真吾之莫逆交也故所以自號焉予復之曰子之號臞石也甚宜夫子生華胄易起疑畏之心直己而行而其迹有似夫傲以形迹之似加疑畏之心殆難免乎今之世矣察言觀色反己自修持之不息

之誠人將自孚至於橫逆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也又奚暇於釋言哉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砥礪磨礱正君子進德之地也子步小亭撫石頂試以此問之以為何如

題太守葉省菴壽百歲翁詩卷

黃石之野有林翁者壽一百有二歲矣精神食飲不衰吾郡太守省菴葉公躬造其廬分俸以惠兼有詩章之賜老安之意溢於言表少府北泉傅公和之別駕二江

王公又和之水南士夫又咸和之積滿卷帙授簡於某不揣輙為叙之序曰予觀郡乘所紀人物列傳班班可考而百年遺和獨闃然無傳焉至於吾郡先大夫述作見諸紀載往往不乏亦未有如省菴之詩所云者豈期頤上壽從古所難而敬老敦化優禮懇誠之意播諸聲詩寔自我公今日發之也國家混一百六十年計翁之生當宣廟践極之歲七聖繼作息休綏和躋天下於仁壽之域此翁之身獨當其盛淳龎質朴庶幾唐虞三代之

民老子長孫靖享治福冠裳里爵重沐國恩又得賢太守以宣揚明天子尊事黄耇之意適館授粲周旋揖讓與之鈞禮如此翁者得非生人之大幸與前記有之上老老而民興孝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公之事與翁之壽於法皆得書是詩也翁之子孫其慎寶之後之載筆者將有稽焉以補鄉邦奇事之闕

五真陳翁自壽詩序

古人相與賦詩往往以是定其賢否占其休咎而取徵

焉古人所賦之詩又前古人之為之也諷而誦之而既足以覿矣矧夫作于其心筆于其手其精神之流注聲口之抑揚徐察而審聽之有不得其情者哉予讀五真陳翁自壽詩章如操几杖從翁遊而聆謦欬之側也意翁為人渾朴質直謙恭樂易有先進長者之風而壽考福澤之盛亦有非人所能及者何以言之夫人之賢否存乎心心有純雜視其言可得而知也人之壽否存乎氣氣有淳漓視其詩可得而知也翁之詩雖祖近體而

不襲故常平安深厚慈祥豈弟之意溢于言表而春容
雋永詞盡而意有餘也令德壽豈固可知矣翁自入壽
域每得十則以二十首自壽今歲八十矣當復有作計
至百年當得百首也夫古時香山洛社諸老人得一首
或具體而未工至今傳誦未艾以今觀後豈非千載之
奇觀哉翁二子俱登進士第季褎與其同年同入臺為
御史温恭朴厚克肖其家疏當終養而翁光膺錫爵命
服煇煌為善者勸矣方今聖人立極歛時五福蹐天下

于仁壽之域如翁之詩真治世太平之音也邦進緘以見示謹書數言置諸卷端以致敬慕之意云爾

天馬山房遺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馬山房遺稿卷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朱清渠

天馬山房遺稿卷三

明 朱淛 撰

序 壽文

海邦庶言

雲泉吳公之宰海上秉公守清有惠政焉念太夫人耄耋在堂遠不可致常有賦歸之思百姓戀戀恐釋慈母也是月之吉太夫人初度之辰邦人瞻禮白雲遥致祝

願其述其意為作九歌俚音不諧亦庸以寓興情焉耳矣

維木有本兮維水有源維子在母兮字而傳維昭明德兮克肖之然

維賢協德兮醞釀和氣誕育厥子兮蔚為令器紹美前聞兮世為循吏

入長郎署兮出牧我民秉一心兮對越蒼旻飲蒲水兮勞撫字煦幽谷兮陽春

餓我食兮寒我衣羌豈弟兮民受依泝流津兮所自

奉慈訓兮庭闈

有子如是兮母賢可知自天錫誥兮深厚訓詞教忠

食報兮焜耀門楣

淑氣應律兮陽回王母降兮壽筵開邈關山兮修阻

望白雲兮悠哉

若有人兮雲之中洞秋水兮明雙瞳夜分眠兮早起

介壽考兮無窮

若有人兮雲之端服沆瀣兮餐琅玕采瑶草兮贈遠

顧千歲兮長安

若有人兮雲之外環珮鳴兮聲噦噦考閟宫兮徵詩

願眉壽兮無害

壽節推沈少波尊翁七十二文

古人有云寧得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夫一日之養為懽

甚淺而三公之貴不與易焉則凡天下之物可愛而不

可求歆豔願慕而不可以必得者又豈有出於禄養壽

康之外也哉吾郡節推少波沈侯筮仕兹土奉其尊翁
老先生偕太夫人賀氏以來退食之暇輒著斑斕之服
娛侍戲舞于其側油油翼翼先志承顏二老人者順適
怡愉忘其身之在仕國也夫禄逮其親人子深幸而宦
轍南北風土異齊亦有不可强而致者昔者狄公上太
行望白雲凄然親舍之感悠悠千載誰無此心翁家嘉
興去莆甚邇南食飴美亦不待久住而後甘也白髮相
將筍輿輕好山城風景涼燠宜人晨夕滫瀡之供皆出

於倉氏庫氏朝家所以養賢待士而恤其私者禄養之榮天性真樂天壤何物可以易此哉翁醇厚長者其在官所惟課稚孫讀書叱咤之聲不聞户外常立侯誡之吾家先業粗足自庇而昆弟皆幸能自立而能守官清白吾願足矣又恒以恤獄慎刑為理官義方之訓故侯官于此攝縣者二年矣緇塵不染未嘗輕於決撻一人父母之教素然也翁戊子生今年七十又二太夫人壽亦古稀彊健聰明壽考未艾郎君政聲日起榮封錫誥

之典騰揚光大以壽耆德於無窮者指日可待也是月五日維翁初度佳辰其野人敬以一言為壽少波處斯景忘其為樂抃所謂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者也

拒山壽言

大山長谷間得一人焉忠信材德福澤而壽考其山川靈秀之氣鍾于若人者固專且厚也尤溪吾閩中山水奥區也雙峰矗天萬壑環滙在昔多聞人入國朝科第稀濶至拒山田君布古始以進士起家而文章行誼名

於海内凡薦紳之士或未識希古而陽秋人物稱君子者皆曰田希古云朴茂深沈有先封君梅峰老先生風度與之處終歲無狎媟之談游從往來非其地弗履持重自愛守身若處子翩翩皎厲之行頹俗所尚慼然不忍加諸其身焉入仕途為武選轉户曹分司九江泚榷商税財貨叢委君退若不勝衣視阿堵物心如鐵石確然無所動亦自視為常職守不以此自異訐訐以取名盡其心焉耳矣擢湖廣按察司僉事賜璽書專督學政

以身率人不言而化擢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益殊遷也君以母老封章求致仕辭意勤懇聖天子嘉之遂俞其請時年四十餘耳歸來閉門以奉親教子為樂與伯兄小坡弟其自為師友庭無間言密邇縣門非公事不一至處鄉人油油平易不立等威非意相干嘿然受之不校也按治雲川高公廉其行以遺逸疏舉君山林之趣已成無復仕進之意矣維尤川為韋齋先生仕國而文公實生于其鄉希古少讀其書有景行私淑之志今

夷考其平生行已居官大致真能不負所學山川之生是人也不亦難乎強壯乞身棲遲林壑與舊時交遊陳翁其劉翁邦憲林君孔厚數君子追隨往來以引以翼衣冠文物為鄉里典刑怡愉順適其壽固未涯也秋中之吉為五十初度之辰其妹壻范君希韶以希古辱與余遊不遠數百里求言為贈余知希古最深而為是言也亦庶乎可以無愧矣而希古好學其進未已尤川善俗每得十則親友相與為壽自此至百齡當幾壽而其

善當不一書也

壽田拒山五十序

憲副拒山田使君希古蚤歲時辱從遊焉甫冠偕領鄉舉遂為同年友生先擢進士第僕晚來輒債褫職歸耕數歲君以夏官典武選得旨將母敕封太安人還鄉千里單車左顧海上時方三十餘耳別去數年宦成名立以母老封章懇乞致仕蒙恩賜允去歲是月復拉其弟貢士君惠然見訪相見甚懽日與師山馬君筆峰王君

野塘黃君次溪歐君跨天馬登穀城從木蘭以觀扶桑日出之景徘徊久之乃別閱令年君春秋且五十矣記初定交時僕與君皆少壯意氣許與甚不落寞僕蠢愚蹇劣白首無成君雅望清才蔚為明時瑚璉之器名位通顯進退光榮平生故人不我遐棄僕竊自壯而君之交誼溢于人人矣夫人壽百年而五十方及其半昔武公作懿戒時九十有五計其壽當餘百齡風人歌咏其德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君德器粹然見者咸謂金玉

君子而其壽考固未可量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君子生身天地之間所以善事其心不失此理以為安身立命之地者昂昂百年惟日不足又豈有窮達老壯勤惰之殊哉武公以睿聖之資徹侯之貴入為天子之卿固國家之宗臣元老是宜可以自暇而自逸而其飭躬勵行履薄臨深不敢有一毫苟且自恣之心乃如此則夫莊敬日強所以葆真頤壽者固古人驗方也嘉與使君共之秋中月恒先日君初度之辰未

獲登君之堂一拜君兕觥雙峰嶙峋紫雲縹緲拒山壽筵正其下臨風灑贈寄懷于宫

文峰壽章

高山大岳盤礴穹隆所以含蓄衆物噴洩雲雨鬱為羣望之宗者其得諸天者固厚也世有傑然巨人享有全福起居勤息若與造化為徒而陰有以相之兹非鍾山川間氣得天地栽培之理其曷能與於斯哉吾莆多宦達言純福者曰先正東山黄公一人而已父母遐齡寵

承封誥玉昆金季風紀兩臺內子齊眉優游林下者三
十六載子孫福澤之盛近古未有匯直斯令也令穎州
太守文峰先生東山公子也抱醇源襲氣母緒德休聞
其平生福履父子間亦酷相肖似先公與太安人壽幾
八十伯仲氏九人其八登名仕籍衣冠蟬聯無民伍者
丈夫子洪謨洪儒洪略洪恩洪舉洪會洪宗婿秀靖好
玉映珠朗連牀讀書聲撼戶外諸孫闖然來矣官為刺
史未老引年心逸身康百事順適而夫人張氏性資賢

淑慈訓諸子善理内政每賔至不俟晝諾飲饌所具適中戚疎家大子衆先生獨無内顧之憂也兹年六十矣耳目聰明篝燈作字甚細對客豪興不減曩時將來歲月如迺翁壽豈或蒸而上之亦既可徵也夫人生百年謂之闕陷世界諸福之物能致其一葢亦難矣而兩世一門嚮用五福天之所以陰騭黄氏者何其獨至耶夫山岳崇高其融結鞏固為屹然不拔之基者固與天地有與立焉先生秉德渾剛高明特達浩然之氣常伸於

萬物之上而無所撓立身行已施於有政者動有法度夫易以陽剛為君子則先生之所以自求之者固自有道矣陽月之吉乃其弧矢之辰宗㑹交遊謀舉一觴為壽而屬筆於余余惟黄氏世有壽種而慶祝之詞皆出於名公鉅卿前封刑部主事坦齋公七十同壽之文惠安彭從吾公為之東山六十同壽之文見素林公筆也七十之文則授於簡肅松崖方公令兹文峰先生之壽文其不敏何能為役顧與先生同鄉世聯姻戚退處林

壑觴詠過從時得追陪言笑之末相知實深尚奚敢辭仰止文峰近在屋霤之外故為登髙峰之詞以為祝葢欲其壽亦與此山相埒云爾其歌曰

若有人兮登髙峰跨汗漫兮凌蒼穹撫嶙峋兮絶巘瞰海日兮初紅日之出兮杲杲炯雙瞳兮容色好佋仙人兮雲中弄金光兮瑶草風飄瀟兮羽衣桃花正午兮春熈熈懽追遊兮未極邈千歲兮為期

壽馬逸山六十文

昔吾夫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言
曰幼而孝弟耆耄好禮者宜居此位葢去者半焉是知
人生老壽為難而修身踐言不墜流俗以永終吉者誠
為尤難也逸山馬翁年六十矣上春郡邑行鄉飲之禮
水南諸庠士合詞言於公曰耆英馬某孝友人也行應
賓興當道廉其然遂行學敦聘就位鄉人士咸榮之夏
六月之吉值其蓬弧初辰諸公謀徵文為贈先期黄君
持國陳君某請予山中以是見役某辱在通家敢以不

敏為辭竊惟吾莆百里之中皓首龎眉者何限也翁之年甫登壽域即以賢推首應賓席褒衣博帶歴階升堂與邦大夫分庭抗禮三揖三讓周旋於俎豆琴瑟之間觀者競嘖嘖稱嘆顧不為榮與翁先正翠峰老先生子母太夫人鄭氏賢為女師而師山子莘君為之令弟氣類習染相觀而善其賢固有自來哉其過從師山時與翁遊愛其雅而文儉而不肆聽其言浩然其深貨賄之謀未甞一入於耳也觀其貌薫然其和驕慢之氣未甞

一接於目也橋門拜至之時未獲趨傍觀禮而風儀意度必有為賓席之光者矣老先生以忠節血食江西吾郡亦有專祠而翁以年德復光國賓夫廟祀異秩所以褒忠也鄉飲彝憲所以勸賢也是迺聖祖欽敘之典聖上深厚之澤而馬氏一門兩世靈承其美飲河洛其知禹功哉以引以翼益崇令德為鄉國儀刑以光大前人之烈耄期稱道為百年太平遺老詩不云乎愛莫助之

梓里長春序

賢哲之生豈偶然哉其先世益多善人長者敬修可願以自結於天積順委和原蓄而大洩以當世異人而斯人之生也亦必尊祖睦族以致夫追遠復始之義先正謂吾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其真知本也哉維茲蒲坂鄭氏水南世家其子姓敦尚詩書崇禮法孝弟力田野處而不暱無浮惰華靡狡獪驕悍之習益德門也自山翁老先生純德懿行典刑鄉邦高節完名焜燿今古而其始終福履之盛亦有匪人所能及者是豈幸

而致哉水木源本浩乎深矣先生功敷中外而化始門庭愛切嚴廊而惠先宗𨚗葢自為諸生時巳有希文之志有禄于朝推廣君賜於族人無戚疎少長咸恩撫之貧者為其婚嫁賙其衣食居與屋終與棺與塟鄉閭歲歉薄其租入四方田於人者率視為凖農力以紓競曲直者得先生一言而退建祠置田以修祭祀遷里社繕河梁築堤種樹以固風氣坂東西二水不達者數丘地脉乖陽横流汚濁歲屢淍疾沴為災先生請於官市田

度地授役于鄉之人閱七日而就橫亘百二十餘丈是役也葢茲鄉數百年利病先生不憚勞費其惠垂於後者殆與宇宙相為無窮矣先生今春秋七十矣宗人咸圖徵詞為壽以其不才從先生遊息久辱委命焉先生蒲坂之居咫尺壺嶠蘭水瀠洄山靄氤氳水杉扶疎蓊蒨葢壽鄉也迺為高山流水之曲貽其族人歌之歌曰

壺山之高兮喬入蒼天願言翁壽兮於百斯年蘭水流兮流聲㵝㵝願言翁壽兮百有千歲

持翁壽言

持翁周先生早遊庠序錚然有聲僕時為諸生視翁為前輩正德丙子先一歲偕讀書于鳳林山中令弟江曲君姪奇任辱游從馬嗣歲僕忝鄉薦而翁亦隨計吏較射澤宮甲申春會于京邸不才亟黜而翁偃蹇未就往來一再歲廼成一官庚子秋以寧鄉尹掛冠賦歸來相從林壑則貌既老成僕蒲柳之脆顛毛已種種盡白矣記同遊鳳林時尊翁大方雙竹老先生作鎮藩嶽為天

子南顧倚毘勲望隆茂恩數光寵伯兄一松翁以靖江
王府典膳省覲過家學諭在吾君刺史四未君時為舉
子一門昆季桂茁蘭芳年齡皆鼎盛别來三十許年蒼
松古栢干叢霄而閲歲寒巋然惟翁在爾人世壽祉固
不甚難矣哉翁世胄簪纓服食寒素檢持繩矩有先生
長者之風篤于倫品丞溧陽時公暇嘗繪五倫為圖各
系以小詩引備述其生平行已之詳以為人以百年之
身最為靈秀卓然自異於物者以此五者之倫而已而

其從事學問俛焉自致其力要皆不越于是及其老也
內自省循自謂於是數者庶幾可以無愧浩然自立於
天地之間也匪直自表異其所能以為觀美而已歸來
數年端居靜養閉門課三子業書里閈舊日朋遊如方
伯秋齋翁別駕蒙山翁皆無在者早營一丘在穀城之
東距家數里而近時乘小舟徑造其下越宿而後返常
誦少陵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之句以為情景逼真
不別治生翛然遊物之外其知止知足為士夫羽儀詩

不云乎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是月南至先一日翁七十初度之辰適九廟告成聖天子大賚海内進階文林郎昭盛典也以是日望闕謝恩先期其冢子太學生大布庠士大臬踵門求言為壽余謂若翁發之遲宜榮其晚節積之厚而未究其用是宜克受繁祉而綏以遐齡也遂為韻語使歌之以薦壽觴歌曰

壺山高標入青天古木翔氣生紫煙崢嶸天地兮不知幾千萬年祝翁壽亦然

侯山壽章

五侯端直嶙峋秀出天表而吳氏宅居獨當其勝族姓蕃衍康樂而壽考先輩維善維德維和三鉅公傑然有聞至今遺老猶能道説名字嗣後書香不絕登甲第者四人登科者十有三人貢者一人簪纓之盛甫中諸名族鮮有馬甚之祖姑夫台州教授畏庵公弟温州通判敬庵公繼登仕籍時王父壽官在堂年幾九十歲時上壽伯仲襟裾章服焜燿邦人不榮其官而榮老人之有

二子也介庵老先生敬庵公之冢子也少穎異秀拔著録膠庠敬庵公宦遊四方先生留侍傍側視甘滑怡愉順適甚得壽官懽心俸餘所入一毫無所於私恩撫孤姪為擇婚配皆令得所性方直耿介不茍雷同是非處宗鄰慎所許可與從兄贑州通判見山翁最相厚氣誼合朝夕過從見山壽老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春來滿八十矣適遵恩例易冠帶以榮其身夫人世維壽最為難得而夫婦齊壽為尤難也至於福澤子孫足以

自老優游暇豫無日暮途遠之思則尤難也先生與内
子歐氏齊眉壽域先世遺澤足以敷遺後人三子顯然
諸孫叢立階下既抱曾矣復生太平之世沐湏洞之恩
榮錫里爵為邦族達尊此人生之盛福天下凡為人子
皆所深願而不可以盡得焉夫松栢之茂隆冬不衰其
得於天者固然也先生秉德渾剛精神大耐每登山臨
水道然無倦極將來歲月固未可涯明天子尊事黃耇
於百年遺老獨加隆焉其所以存問而優恤之者亦宜

尚有後命先生之冡子其之妹壻也求一言為其親壽為侯山歌使歌之以侑觴云

登髙堂兮望侯之顛瞰滄海兮凌紫煙亘萬古兮匪今則然願公壽兮千年

登髙堂兮望侯之岡紛晻靄兮入穹蒼峙八壺兮永相望願公壽兮未央

登髙堂兮望侯之湫薈佳木兮枝相樛攬秀色兮無匹儔願公壽兮千秋

壽南峰林翁序

畸人逸士常以閒中歲月之長夸詡世俗以爲雖達官貴人顯融赫奕有可致之勢於此愈不可得而與焉夫人以一心行乎榮辱之途戰乎利害之境勞神役志窮日之力而且不暇給宴坐空山沖澹自攝塵垢刊落而日自長非直幽人托此高致而其理亦有然焉顧知之者誠鮮耳南峰林翁性耿介剛方不混庸俗雅有山林丘壑之趣先中丞豫齋先生勲實懋著爲時名臣天子

敘其勞録翁入胄監甫謁銓部入内臺即日致其仕以去平生經濟之事付其弟若子為之夫一命之貴皆人所羡慕終身奔走求之而不可必得焉者翁視之若無湛情沖曠拔去紛華角巾歸來養性自樂堂有金石庭有㮣戟視其門闌若無人聲有别墅俯青郊挹翠壺當木蘭為溪宗之會蒼邃幽深由水闗門輕舠一棹可達翁時往來其間決渠灌花掃苔拂石課疆以事耕垈觀魚聽鳥以自適興或作五七言詩操筆書真楷數十大

字以寄興有就求者不輒與也杖屨夷猶翛然事外坡
翁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得七十年便是百四
十翁生世六十春秋矣鬚髮不衰精神大耐計其所至
當是八九十許人間中歲月所得不已多乎其視珪組
鐘鼎之貴殆未可與易也僕昔嘗謁翁於京師道旅之
館時逐計吏試南宮求升斗之禄視公浩然高逝若鳧
鷖之望冥鴻也蓋相慕而悅焉渺不任濩落歸耕草堂
之英勒回俗駕輟耕海上邈焉寡情常欲從翁遊而未

可得私心獨先往焉適友人陳君在修求言壽翁遂書此寄之且曰為我語氷清翁天馬山民將抱竹竿訪尋真侶於南峰雲水葭亂之外間中之樂尚能為翁賦之

宋友泉翁偕壽序

友泉宋君良翰為潮陽君子曰良吏也不理於口曩者予遊都下接廣中士夫往往聞宋潮陽之政近又得内翰王君宜學所作潮陽遺愛詞文讀之慨然嘆曰攺齋平生非以言語假人者其謫官于揭陽也於潮為睽壤

其見不為不審令即其所稱雖兩漢間循吏何以加此
益信友泉之賢而向之所聞猶有未盡焉者夫嶺以南
凡幾邑令之賢者凡幾人嘗讀白沙陳先生所作新會
丁令彥誠廟記其所敘述丁令之政之善與臤齋之言
大略相同及觀所與陶僉憲手書眷眷立廟焉則知彥
誠為縣亦不為當道所悅竟從而祠之者公道固在也
友泉拙於媚上得罪於監司被禍尤酷民有以軀命白
其寃者去而思之思之不置而祠之是公道之在人心

者不可磨滅世之利口嗜恣胸臆者果何益也哉友泉先哲立齋先生之子高山景行葢嘗私淑焉而恨不及見矣而得見友泉立齋提學嶺南其後也諸士子嘗為仰高之祠父子歷官所至俎豆於人宋氏世德之盛其不有徵矣乎友泉登第時方三十留滯春官邅迴仕進今且六十矣夫以立齋之賢而齒弗嬴以友泉之象賢也而位弗顯乘除盈朒之數其將在君矣乎君以舊事逮對于潮得白將歸矣其子曰敏徯為之壽詣予言曰

昔吾太母黃夫人之壽之文黄吏部蓮峰先生實為之
令家君與吾母之壽敢徼言於執事予非知言者而於
斯言也不敢辭然知友泉之孝不在於蓮峰之文則宋
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固自有在不繫乎予言之有無也

椿萱並茂圖序

東沙石渠蔡翁與其配王氏偕登壽域是月二十日迺
翁初度之辰厥子五人預謀張樂舉觴稱祝先繪椿萱
並茂為圖詣予請紀其事以展家慶而懽親心也余惟

前記有之見有禮於其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焉其鄙人邀天之福老父母幸皆七十許人愧無以為養見有禮於其親者固將亟稱其賢而樂道其事況親且舊如蔡氏五良者乎夫天下萬事皆係於人而壽則原於天不可以必得人子事親凡事皆可以自盡而親之壽則無所用其力故古人寧得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三公至貴也而一日之養不與易焉則其致養致樂而盡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然壽原於天而天之所以以是予之者

亦未始不由夫人故曰天壽平格又曰令德壽豈考之詩書所載可徵矣渠翁大都運石愚先生季子忠厚篤誠世載厥令矜嚴律已然諾不輕教子正家井井有法屹為宗御典刑蚤遊邑庠退以經史林壑自樂有隱君子之風王氏江上望族柔順靜正勵相厥家有協德焉則其所以自結於天而得於天者固裕矣壽誕華筵斕斑娛侍丈夫子五女五婦五男女孫纍纍頭角前後襟裾内外宗親衣冠坌集二老人者酡顏蒼鬢從容笑語

春生俎豆之間恍若神仙宅眷也淑氣沖融心身和樂篠真毓粹其壽固未可涯也夫世俗親生日為樂得十則大舉稱壽翁齊眉六十矣繼是而稀而耄耋而期頤百年之中凡幾壽揄揚讚述以侈鄉邦盛事者又凡幾書也

慶東庭吳翁古稀壽文

某未及侍翁嘗一見於衆人中愛其狀貌魁梧風神凝峻如蒼松古栢落落不羣盎心竊異之問之知為吳君

尊翁老父平生故人也因得聞其爲人之詳加敬畏焉
翁春秋七十矣是月十三日乃其誕晨君謀率厥弟暨
諸子若姪拜舞爲壽先期辱顧山中因介吾友許君思
厚以請曰願有述焉以懽吾親也余惟南山有臺詩之
慶詞曰萬壽無期又曰萬壽無疆以此爲上下通用之
樂則祝壽之禮固嘗用之鄉人矣夫前輩舊德衣冠言
動蔚爲鄉里典刑其有係於風俗也不小愛之敬之而
祝頌之欲其介福而永年古人之情則旣然矣秉彜好

德曾謂今人不古若也乎翁吾莆世家南昌别駕闕公之弟性資嚴毅襟度豈爽承宗立巳侃侃自將無婞婀齷齪之態物望甚偉古所謂樂只君子非與視履考祥式有壽豈天有顯道其不僭矣夫壽惟難而克亨夫壽者尤難也吾生有涯人之欲則無涯也故或牽連於仕進湛溺於貨賄勞精役神凝氷焦火鐘鳴漏盡老不知休者何限也翁一官三年時方四十浩然賦歸以山水丘園為樂安常委分不求贏餘今老而傳矣五男二女

婚娶之債已畢諸孫十餘人前後襟裾時與老兄義士翁杖屨追隨白髮烏紗彼此輝映尋花訪竹以頤餘年人生之樂有如此哉春日載陽物情暢適陳詞致祝和氣充庭共未獲稱觴一隨賀客之末然漫遊踪跡將登五侯歷赤岐東極海上以觀日出之景登公之堂賦南山之詩為翁壽者固將有日矣

慶張野叟榮壽序

天下承平百六十年矣民生其間仰事俯育老子長孫

無兵革桴鼓之警徵發供億之虞其老而賢者或遇國家有大慶典錫類推恩寵受里爵此其遭逢之盛也昔人所難遇而希有者也野叟張公之生當英廟初年更歷數朝乾坤清晏觳然為太平遺老先世田廬足以自庇下有賢孫子以幹蠱承家白髮盈頭曾孫侍側明年八十春秋矣兹循前恩得易冠服此其福履之盛又令人所僅得而希有者也公性質惇和胸次坦蕩遜強服善平生無失色於人晚以家事付諸子閉門掃地課諸

孫讀書時取唐人詩誦之以適性情布衣草屨優游歲年二子歲時歸省公詢安否外未嘗及其盈縮安常處順澹入無懷先墓之廬在文峰之陽朔望必擁帚登謁非甚風雨不移鄉之人士愛而敬之温然舊德長者也張與寒門世契公與老父又髫稚交遊晚來市宅遂為隣並晨夕往來情好益密去秋其嘗候公于門見其以短凳墊足仰緝荳花涼棚歸告老父以翁之精力如此宜其壽考未涯也黄石有林翁者百有二歲又有朱翁

者九十有五歲五世一堂朱翁與翁姻家也家世清德酷肖翁獨公少數歲未抱玄孫耳天假以年成此一段奇事豈非鄉里親戚之善談哉是月二十四日乃翁初度之辰其族鄉咸謀舉觴稱祝從子希夔希禹二君朝欵柴扉曰吾叔野叟壽文敢委重於吾子某不獲辭因為鋪叙國家治平惠養之澤及翁平生行已所以自結于天者為翁壽使張氏子孫世世無忘帝力所以念爾祖以修厥德者其益有所勸也夫

壽宋恥齋六十序

宋朝修氏余表妹婿也以書來曰家君恥齋先生年六十矣家母黃氏特少二歲賤兄弟不才少讀父書尋行數墨未能策名一第以為親榮又不能勤農耕服商賈以致贏餘備朝夕滫瀡之奉惟古人所謂致其樂者庶幾盡心焉是月二十九日吾父初度之辰良弼率弟良綱良典兄之子萬鍾弼之子萬年曁妹夫烏山林朝聘稱觴上壽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且曰吾父平生承黃門

學諭二祖之烈禮義廉恥是尚一毫不慊於志惕若夏楚之加履道之坦式于家門顧有述焉垂之家乘以壽吾親於無窮也子曰善哉子之志也夫孝子之事其親亦盡其誠而已固無所待於外也苟愛敬之心一出於誠而無毫髮之偽愉色婉容先意承志啜菽飲水甘於膏粱敝裘粗葛華於文繡養不必豐而其志固樂也古之純孝如曾閔二子亦曷嘗有一命之寄五鼎之供哉君之兄弟隨其分盡其誠焉耳矣其嘗獲侍尊翁見其

精神標韻天壽平格知其壽豈君承懽之日殆未有涯也翊日上壽大母在堂鶴髮童顔年已九十而君之父母同躋壽域諸子若孫襟裾膝下拜舞承懽陳辭効祝天性之樂真王天下不與存焉抑人子之壽其親者有道盡其生理者為能壽其身不失其身者為能壽其親甚鄙人叨天之福老父母幸皆七十許人狂誖速辜行不加修學不加進進無以報國而退無以顯吾親也區區愛日之誠顧與吾子有同然焉者詩有之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方與吾兄勉之

壽艮窩鄭君六十序

粤明年已丑艮窩鄭君年六十矣適遵恩例以尚義得拜散官平城諸簪纓凡與遊者爰諏正月六日稱觴為壽先期鎮撫胡君某千兵賈君某索文於予庠造熊生堪予出也介以為請且曰鄭著姓艮窩前輩分水司訓瑞暨先生之子性倜儻敦尚風節少窘於貧弟若妹咸幼君撫而成之以植厥家不墜前緒君子曰良子也後

家僅克有無通叙周恤窮匱不湲取以自豐歳製棺若干以濟之者君子曰義人也婚嫁甫畢杜門却掃沖澹怡神足跡不輕越户限君子曰隱者也艮窩平生士夫所敬而慕焉者也此於法當得書載筆之任敢委重於執事予未及結識艮窩吾兄自興先嘗與君之子若姪遊耳君之賢甚熟且感諸君之意之勤也遂為之序序曰壽天年也官天秩也天也者非人所得而干也故令德壽豈罔而生者謂之幸免度德命官冒而得者謂之

貪天艮窩行誼如予所聞諸君之所稱引則有以自結於天而好爵之錫之也亦甚宜稱諸君之慶而祝之也不為無辭矣抑天下古今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死生其間固有幸不幸存焉我國家平治百六十年矣仁漸義培河清海晏吾民安居飽食老子長孫無兵革桴鼓之警而其好德尚義之人則又有里爵之賜如艮窩焉與艮窩遊者又皆襲先世之忠勲山河帶礪與國咸休此皆誰之賜與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諸君歲時觴豆過從

以引以翼無怠無荒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以享靖治之福所以無忘上德而報答太平於無窮也

海上壽言

𦊅中之山鳳翥龍驤東趨以入于海而溪壑之水隨之江門一峰秀出天表圓頂四垂厥名戴帽岡巒靡夷中分一脈截江南渡為羅山之勝俗名江口其地北枕江流南揖平野東濱大海洪波齊天其西古嚢諸峰錦圍綉簇山水名區也屋宇延袤自成鎮集兼有漁樵農圃

之便故民生易足多康樂而壽考是盖堪輿之氣磅礴渟滀其鍾於人者固然也羅山之陽有黙翁者衣冠杖屨為里中望人問其春秋已周撓甲而其配蘇氏壽亦如之齒髮不衰以引以翼將來歲月浩乎未涯所謂康樂而壽考者公殆其人與予歸來一丘一壑介在瀫城天馬之間北望羅山盈盈一水之隔煙波蒼莽素昧平生第翁與滏江吳氏有姻聯翁族子名秀桐者吳氏壻也余母家在焉歲時往來獲相會晤語次常及於翁盖

耳熟馬公翁姓漆林諫議承贊公之後宋時提領憲武公兵守萬壽莊數傳至伯紀公始徙居羅山之麓翁大父也翁質直勤慎厥家益用饒給歲晚結茅水竹課兒孫讀書即所謂默翁者其循理守分履素安常庶幾得幽人貞吉之意其所以自結于天而享有眉壽者固自有道哉抑壽原於天而氣雄於地至於煦濡涵育撫綏輯寧使其相生相養相安於田畝之間以享有天年而無所枉閼者是皆君上之賜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昔

人以百年昇平爲人生稀有之遇公生於憲朝之時四
聖相承萬方寧謐翁其遵道遵路之民自放於江海之
澨服其漁樵農圃之業老子長孫以享治平之福是皆
祖宗列聖之恩令上無窮之澤也使或生非其時四方
有兵革之警則雖欲潛深伏奥將欲保其室家之樂而
享其黄耇之慶其勢固誠有所未易也翁之子瑛明春
上日開筵芳草以展家慶先介表弟吳生請文以張壽
筵堅不可辭夫人子欲壽其親之情固君子之所宜樂

與也至於鋪張國家仁壽之澤以風曉斯人使幼壯孝弟期耄好禮順帝之則無蹈匪彝庶幾以報荅君上為民立命之意是葢微臣與有風紀之責者所宜書也於是乎言

壽梁滄渠七十序

吾甯最重氏族崇尚故家葢以其先世以來培植積累之厚詩書禮義之澤有以敷遺其後人而子孫復能世守其家法罔有失墜淳風雅俗庶幾與國咸休豈真以

其衣冠之冑閥閱之高也哉自水南至海上百里而近芳村煙樹無慮數萬家言舊族者稱霞林梁氏稽其譜自筓公入莆葢二十五世矣宋景炎間應可公為宣撫使以兵勤王顯入國朝以行公以賢良徵賢良四傳則壽俊滄渠翁也翁早壻吾家于時其初挾冊入小學趨堂觀禮而諸祖諸父悉敬愛翁異於他壻歲月幾何翁既老成而余髮亦種種盡白矣同時襟連星辰歷落惟翁歸然獨存間歲過從吾門矍鑠精神蒼梧翠竹老稚

童僕皆擁篲迎門曰吾家老丈也雖婣氏弗及見百年姻眷可謂有始終者矣翁儀觀魁梧巨首豐下望者知為福人而氣度寬平襟量和厚家居篤于倫品遇宗䣊親戚曲有恩禮不處是非之間壯遊湖湘中年以家事付諸子放懷於十畝之外以農圃樹藝為樂性喜飲酒醉則陶然以娛杖屨夷猶二子順適其意孫若曾孫皆穎發秀好女咸歸士族且抱孫矣怡神養壽將來歲月固未可涯也夫南山之竹不扶而直其氣類固然也翁

生長名家耳目見聞薫陶習染循理守分為太平遺老將使梁氏世德益以有聞與我朝雍熈悠久之盛相為無窮顧不偉與今年七十又闕其月某日初度之辰仲子壽謀張綺筵以為親樂某為之序迺庸作歌以致慶祝之意云歌曰

堂開南溟實臨北斗細酌流霞歲祝翁壽

榮壽慶辭

丈夫弧矢功名壽禄皆可以自勉而致惟婦道無成聖

朝稽古建官於士之賢有勞者既榮其身又有褒封錫
類之典所以根極本始表著幽微以彰為善之報教孝
勸忠之意於是乎為大甫中多宦家女族以夫若子之
貴膺封號荷寵靈者既不乏人其於一門濟美五世承
恩如刺桐黃氏之盛指不能數屈黃戶部道卿之高祖
母以子大叅公貴封太孺人曾祖母林氏以夫貴封孺
人復以子太史公貴封太淑人祖母以夫貴封孺人母
以戶部貴封安人其內子封亦如之金章玉藻奕世重

光珠翟寶鈿傳家故物莆人莫不侈黄氏之盛然其閨儀閫範一德相攸用以勵相厥家以祇承天寵者又莫不欽黄氏之賢户部之母裔出唐金紫澄塘知府新公之孫女水莊斯美之女幼能讀小學女孝經諸書秉行不怠既笄歸于封户部主事闕公逮事舅姑克盡孝敬相夫婚嫁五弟妹四子女創屋置田建祠築墓春秋蘋藻助奠孔時餘凡酒醴殽核賓客之需不問有無所呼輒具慈惠逮下淑均四子襟裾不問可知其所出能言

口授以小學日記故事女賓至必令朗誦講解爲懽少長訓課責成未嘗有所假貸謙沖儉素布衣蔬食補綴烹飪之事必身親之君子曰賢母也受封錫爵啓後光前命服煇煌實甚宜稱今年六十矣是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道卿預謀輯禮合樂敬率諸弟以祝壽豈其惟吾莆先哲忠惠蔡公事其母長安太君盧氏夫人上壽之儀文公先生之題跋以爲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今道卿此意非邪抑盧氏壽九十餘

康彊如少壯而忠惠忠勲行業爲一代表臣至今莆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忠惠教其子今黄氏自高祖母以下三世壽皆八十餘衍慶儲祥安人之壽固未有涯也而道卿志行甚美方嚮用于時景行前修夙夜砥礪以竭臣子之職而報君上之恩則所以騰揚光大而壽其親於無窮者固有在也

封太孺人高氏母丁氏夫人七十壽文

是歲春王正月榖日高母丁氏太夫人初度之辰鄉士

夫翁君其凡若干人皆與高氏有戚知夫人之賢且熟
愛且敬者也合謀届日稱觴以介眉壽王子筆峰以書
來曰文宜子為其田居罕入城府未獲一拜太夫人於
堂而夫人之賢則既聞命矣夫人衛侯丁公之女六安
守南憁公之令妻湖南憲使二雨君之壽母也夫人為
女者十有八年為婦者二十有一年為母者三十有二
年矣生于高門嬪于令族服習富貴始終不渝錫誥贈
封焜燿女族居寵思畏有淑慎之心履滿而持無驕矜

之色南牕多侍嬖嘒星衾裯貫魚順序牀席之言不聞庭戶之間君子曰夫人之恵也南牕憲長君歷中外功名行業為時名臣其他諸子皆有成立諸孫梧桂而下凡十幾人曾孫凡幾人森森秀好稱其家兒君子曰夫人之教也南牕友于家睦于族恩義聯合無所恡惜而其先意承順君子曰夫人之力也我朝列聖修身正家以成天下之化關雎麟趾風動四方夫人之賢出于其性其得于觀感者不既深乎抑坤道無成而代有終

世祿之家顯榮貴盛之後一旦時異勢殊使非有賢內主以綱紀把持於上則家蠱棼如門戶之盛亦豈能常如一日高氏自南𢙣公以進士起家今歷五十餘年詩書禮樂之澤日益昌大而夫人實有大勞聞其春秋既高容貌肅潔而起居動履精力不衰則其壽固未有涯而高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慶從伯木齋七十偕壽序

吾宗先世多壽考吾祖兄弟六人吾從祖兄弟四人皆

年躋耆艾終身無再醮者再傳不能時若兩宗羣從若干人白髮相守庶幾前輩福力者惟吾伯木齋先生與吾父琴室先生二人而已木齋伯長吾父十歲老且閒常抱孫過從吾父而伯母方氏與吾母妯娌往來之好加稠也其每承顏色供滫瀡前後襟裾自愧不才不能早自樹立以為親榮然賴天之靈祖宗之慶使得長侍旁側雖卿相鐘鼎之貴不一日易也故木齋尤鍾愛而方氏母之視羣子於淛特隆也吾伯早遊郡邑庠文不

售于今中身即引去以教授自業晚遵尚義例以易衣冠非其好也汰費守儉雖一錢無横入者平居閉門非慶慰燕會足不越户限一禮服三十年新若未觸尤能容受無隙之釁人所不堪處者視之漠如也庭除肅潔不聞人聲與方氏母雅相敬愛白首無間言故吾父母則之用睦吾家以刑于族也令年滿七衮仲春之吉適其初度之辰吾兄自興君滌觴行慶祝禮是日也長沙長史楊公偕其弟九江總教二公以中表兄弟至懷遠

將軍平海衛指揮使王公崖州州伯劉公以姻家至寧波別駕康公以交遊至静軒方公及翠庭子劉君以外戚至崖州之子純卿君邑庠生一誠陳君平海衛千户熊君以女壻至吾父率羣從子弟以宗族至次第為壽獻酬有容㴤庸懦侍立偕所徐趨而進曰有一壺一榼謹以為伯父母壽遂再拜酌而祝曰使木齋伯壽且烝無嬰于疾以寧其身以引以翼惠我後之人又再拜酌而祝曰使方氏母壽且滋面垢而光髮白而黎相我伯

用登于期頤又酌而祝曰使吾兄振羽翩早騰騫三釜之養逮安存大貴于家門於是木齋伯洗壽而屬諸澍曰以此處若禮成客散翌日吾兄命工繪圖以張其事澍因備舉所祝者題之上方云

壽蘇氏母九十序

歲著雍大荒落予與涵江蘇君大甫及吾弟亨同入黌宮為弟子員每朔望一至城府輒相會聚後數年間予僥倖一第邅迴仕進狂誖速戾屏歸田里而蘇君從容

家食不相見者十餘三年昨偕其弟若姪併以書來談敘舊好且以從母壽文為請曰母陳氏夙秉勤儉善處妯娌舅姑安之吾伯坦軒翁立家母與有力焉今春秋既高耄不省人事吾兄克顯孝養甚備宗族所難是月八日乃其母設帨之辰謀舉一觴稱祝敢徼惠于吾子願不吝一言且以勸孝也又謂吾弟亨曰子重為我成之夫人莫難於壽人之行莫難於愛其親以祝其親之壽而求為之辭固已不可却而況吾友之請之勤耶惟

聖有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益
人子之心無窮而親之年不待膝下襟裾之時俛焉以
盡其力則有不及事之悔令陳氏年九十前去百歲光
陰幾何人子之心喜懼交集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甘滑
滫瀡以致其養溫清定省以致其誠洞洞屬屬以致其
敬柔順愉婉以致其愛左右無方以致其勤愛日之誠
自有不能已矣抑克顯之壽其母而求為之辭者非為
觀美固將托諸文字欲為其親榮也夫榮親有道果於

必善以行遺體則為不失其親不失其親是為能榮其親固無所待余未獲識君然事其母能使宗族稱孝則其承家立己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生者亦必有道彼以文辭為者枝葉焉耳矣

壽黄氏母

歸來半壑看雲自怡杪秋晚晴一適黄石之野歸道梅坑偶值生容肅而揖曰適欵山扉不值先生而返余問容為誰曰予黄巷黄氏伯誠甫也其又一人則妹壻清

江周應奎也余因詰其所以來曰老母林氏年七十有一陽月七日乃其初度之辰伯誠與弟仲美偕妹夫望江髙材及周氏壻謀舉具罍洗為壽願先生一言以榮之又曰昔先君子松菴年近古稀堂兄伯固適拜大理寺丞之命别時言曰吾叔七十壽文輩當自為之使惇朴長者之風欽于吾家世世時事不齊今皆不可得矣兹吾母之壽之文謹委重於先生吾友馬子子莘又以書來曰此伯固欲為而未為者也子其成之夫人以祝

其親之壽而求為之詞固已不可却况在後峰之季母而師山為之先容也雖然人子之事其親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愛敬生於其心無待於外也伯誠兄弟之事其母致孝致樂壽而喜喜而祝其更壽亦盡其心焉耳矣奚以辭為哉雖然天下之事有其質而文生焉有其誠而禮行焉辭固不可以已矣夫孝子之先意承志愉色婉容左右就養無方者亦期以悦親之心焉耳吾聞林氏涵江世家蒿菴先生之從女弟也嬪于令

族婦道母儀式于宗鄉其士夫往來耳目濡染以文字為貴其心誠有樂于此也昔蔡君謨獻壽之儀文公先生為之跋語以為昔之人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古今不同顯晦不同而人子愛敬其親之心則未始不同也君謨父母皆得年而母夫人盧氏壽九十餘康強如少壯林氏已邁七十而精神步履不衰異日如盧之壽或燕而上之亦未可知也諸君至日稱觴請舉盧氏之事為壽母祝

天馬山房遺稿卷三